

矽谷的另一道風景  
——訪朱琦

田新彬/訪談  
93年12月台北

在矽谷所在的舊金山灣區，提起楊致遠、陳五福、臧大化、李信麟這些高科技鉅子，大概很少有中國人不知道，但是有一個和高科技行業完全無關的中國人，名氣也十分響亮，他就是專門在灣區開班講授中國古典文學的朱琦。

每個星期六，朱琦開著車奔馳在灣區，上午兩個班，下午兩個班。他講《紅樓夢》、《孫子兵法》、《資治通鑑》、《史記》、古詩欣賞、諸子百家、絲路、宋代歷史與文學，學生有男有女，年紀比他大的居多，且有不少是從事高科技這個行業的。他們自己組班，提供自己的家當教室，請朱琦來講課。學生想聽什麼，他就講什麼。一九九九年至今，他最少講了上千堂課，最老的一個班已持續了三年多，學生們還沒有喊停的意思。

二 四年歲末，朱琦來到台北，出席爾雅出版社為他的新書《黃河的孩子》舉辦的演講會。朱琦與「爾雅」負責人隱地素昧平生，隱地只讀了他的三篇文章，立刻決定出書。在爾雅書房的演講會上，隱地稱他是「余秋雨後繼之秀」，還說和朱琦見面，讓他想起十二年前和四十六歲的余秋雨在台北國賓飯店初次相會的事。「年輕的朱琦更不可限量。」隱地這樣說。

對於隱地的讚譽，今年四十二歲的朱琦既開心又惶恐。他說：「如果我的散文真有一點文化大散文的味道，最要感謝的是我的學生，因為他們長達好幾年毫不倦怠的求知欲，促使我不斷地向歷史和文化的深處走去，這對我的寫作幫助很大。另外，隔著海外時空，也讓我有機會重新審視中國文化的精髓。」

朱琦是北大文學博士，一九九一年離開大陸到日本，九二年來到美國，先任教於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系，後又到史丹佛大學亞洲語言文學系。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舊金山的中文電視台講「古詩欣賞」，未料大受歡迎，自此開始了他假日講授中國古典文學生涯。最多的時候每星期有六個班，學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來自台灣的移民。

朱琦說：「我讀書的那個年代，中文、歷史、哲學是中國大學生的第一選擇，而台灣的大學生雖然也有很多人喜歡文學，卻在大環境的影響及父母的勸說下選擇了理工。等到這些人事業有成之後，又回過頭來找尋自己的興趣，也許這就是我的學生台灣移民居多的原因。」

「就像賈寶玉，雖然迫於無奈娶了薛寶釵，內心仍難忘情於林妹妹。」朱琦笑著又打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比喻。

九九年，朱琦曾來過台灣一次，這回二度訪台，除了在「爾雅」的一場演說，他還到台北世新大學、新竹交通大學、台中逢甲大學、台南成功大學做了四場演講，幾乎把台灣繞了一圈。

他說：「和上回一樣，這次的演講全是學生代我安排的。矽谷人經常穿梭兩岸三地，不論我走到哪兒，都有熱情的學生主動幫忙。譬如，到交大演講，就是矽統總經理陳文熙先生安排的，我曾經在他灣區的家裡講過課，這回在新竹，也是他和夫人熱心接待。又譬如逢甲大學的副董事長高承恕，他的姊姊姊夫都是我的學生。我覺得臺灣人特有人情味，樂於助人，而大陸人也許是受文革的影響，普遍對人戒心較重。」

繞了台灣一圈，朱琦最津津樂道的還是台灣的小吃。新竹城隍廟的肉粿、蚵仔煎、粿粽，台南的虱目魚湯、肉圓、蝦卷，甚至有名的「棺材板」都嘗了。他說：「有一回朋友中午請吃飯，我和太太十一點從旅館出發，準備慢慢散步過去，一路走逛，看見各式各樣的點心小吃，忍不住買來嚐嚐，結果到了餐廳，什麼也吃不下了。」

今年春天，朱琦將帶著他的學生到雲南做一趟文化旅行，一面賞玩風景，一面解說雲南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朱琦說：「去秋，學生們慫恿我帶他們走了一趟絲路，逼著我讀了不少絲路的歷史。路上，學生們也創作了一百多首詩做為回饋。現在我正在讀大理、麗江以及雲南少數民族的服飾、習俗等，這些都將化為我寫作的養份，但願我能不辜負隱地的期許，寫出大器磅礴、酣暢淋漓的作品。」